

翻刻

春秋左氏傳校本

十七卷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〇	三	一	一
冊	架	函	架
五	二	一	一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〇	一五	一七	二七
冊	架	函	架
〇	一五	一七	二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
冊數	15 ( 9 )	
函號	274	120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七

襄公 起二十三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二十五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傳無三月己

巳杞伯勾卒五同盟○古害反夏邾郈莒來奔無傳邾莒是無其

葬杞孝公傳無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諸侯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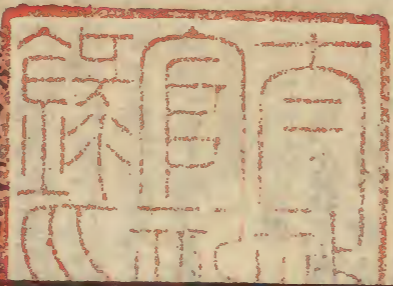
及史墨辭無義例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

楚自理得直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入于曲沃兵敗

附他國故不言叛○還戶關反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

遂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

○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



孝公卒弟文公姑容立

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躒卻至長

四年祭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文九年

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或言及或不

言及經無義例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

辭兩事言遂取其省

行盜賊事故曰襲林

左傳文下 卷十七

襄 廿三年

注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按孝公者平公之舅當服總麻三月雖諸侯絕期而尊同則不降杜所言者言諸侯昆弟尊不同者是禮之正法也所謂期之喪達乎大夫是也闕者微樂也補正曰鄰國之喪且猶微樂而况于母之兄弟乎凌氏曰母有喪子微樂左氏不以母子至情言而曰禮為鄰國闕何也馮氏評之曰此不從正義作斷却下一談語也尤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順李氏為之廢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問有事○輕遣政反

二十二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平公不微樂非禮也徹去禮為鄰國闕禮諸侯

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一年二慶譖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方一慶○愬息路反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使慶樂往絕句慶氏以陳叛因陳侯

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叛不以告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折歸父媵之以蕃載欒盈

及其士藩車之有章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曲沃晉國都欒盈夜見昏午而告之昏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昏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子晉子對曰得

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初欒盈佐魏莊子於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

下軍莊子魏絳獻子私馬故囚之私相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導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

女於同姓齊以異姓使歸父送媵女於晉皆非禮也傳不言非禮者本主說欒盈不

論事之可否傳氏曰曲沃晉祖廟之所在此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然後以曲沃賂魏舒則即以宗邑為采邑未可知也附注事之不集

由我非子之咎或曰孺子二字照向祖父上來呼得親切動人

一說孺子是皆地稱呼若盈之未嘗在此以探眾志更得真情欒氏既奔于尚守曲

沃是曲沃非欒邑欒邑即真定欒城縣至幽公極衰猶有絳曲沃乃知此後猶為公

邑荀盈以八年生見十二年十四年傳

左傳 卷二十七

至此十六言十七者  
寫誤荀盈荀首之孫  
中行吳荀林父之曾  
孫首是林父之弟首  
為知氏林父為中行  
氏是同祖也七與下  
軍與帥七人見傳十  
年傳初樂盈至賂  
曲沃為中段  
周禮大宰八柄馭群  
臣曰爵曰祿曰予曰  
置曰生曰奪曰廢曰  
誅此八柄爵祿予置  
生賞也奪廢誅罰也  
軍在賞罰故杜吉之  
按強強劫也夫人為  
兄弟喪服大功布衰  
裳壯麻經冒經以經  
冒其首也宣子詐為  
夫人孝服也按固宮  
註當在上走固宮下  
晉語宣子以公入於  
襄公之宮執文冒莫  
報及經直結反以經

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  
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知音智程鄭嬖於公鄭亦荀唯魏  
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名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  
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  
桓子樂王鮒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  
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  
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  
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綬冒經晉自殺戰還遂常二  
婦人輦以如公恐樂氏有內應距之奉公以如固宮固宮  
有臺觀備守者觀古喚反范鞅逆魏舒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  
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  
所矣二三子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

冒其首也一云縲冒  
經三者皆墨之僕魏  
舒之僕  
援牽也此賂亦使魏  
分掌之非樊之按注  
獻子下一本有也字  
以下未段周禮奴男  
子入于罪隸女子入  
于春蒐魏律緣坐配  
沒為工樂雜戶者亦  
紙為籍以鉛為軸蓋  
古丹書遺法按大公  
授丹書於武王亦是  
也丹書非法律書陳  
晦伯辨之見通雅  
短牆可隱故為此解  
廿五年隱於短牆是  
也馮氏曰如今賊  
矢迫及君屋汝必死  
之所以督其力戰也  
林謂已及君屋非按  
勉或作免壞字也  
按槐本本根之凸出  
上者

徒果反隊跳上獻子車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劫之命驅  
之出僕請諸所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執其手賂  
之以曲沃恐不與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  
其罪斐音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  
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  
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  
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督戎踰入豹自後擊  
而殺之范氏之待公臺樂氏乘公門乘登宣子  
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敵劍短兵接樂氏  
退攝車從之鞅攝車遇樂樂樂盈曰樂勉之死將訟女  
於天言雖死猶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或以戟鉤之  
屬之則乘槐本而覆覆樂車櫟槐而覆

附注樂當作輶輶也說文車所踐也又云擾車引車逐之也傳云蓋用劍時棄車而率士故也亦通按申鮮虞傳輶與成十六年潘魁之黨同此文三段首末叙也中議也

司馬法謀帥篇曰前驅啓乘車大晨俾車蓋有名軍為啓者大晨大殿也肱腋下也左旁凡言左右以左為先知啓是左也詩有啓行亦是也按帥夏御商車右崔駟乘燭凡四人共乘一車按周書武順解云五五廿五人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猶啓也一卒居後曰敦猶殿也左右一卒曰開傳氏云陳完之孫史

斷肘而死。蔡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音短。族氏。

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楊為右。○先驅先鋒軍。召上照反。

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鮮

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

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廣古曠反。啓宰成御襄。罷帥狼遽。疏為右。○右翼曰

左翼曰啓。○罷音皮。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肱音

又音彼。一皮買反。起居反。又音脅。朝如字。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

一直遙反。跳徒彫反。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

右。大殿後軍。○殿都練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

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

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

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故弑之以說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

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

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晉。

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二隊分兵為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

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欒黶。熒庭晉地。○熒戶高反。戍野

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晉戶於少水以為。京觀。○少詩照反。以報平陰

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

趙勝趙盾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八月。叔孫豹

帥師救晉。次于維榆。禮也。○救盟主。禮。季武子無適子。公彌

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

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

朝歌北至中山為東

記為曾孫度其年世

或云不德恐不幸誤

諸侯以晉為盟主而

齊伐之也。林注且

往止君使勿伐晉

左傳

卷十七

四

陽師者即叔孫豹所帥者按荷晏楚詳魯語釋例曰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文無義例止不立紇止字絕句紇義紇下有也字樽本亦作尊一人舉解於賓旅象相酬通至於下申豐昭四年注大夫廿六年注李氏家臣胡傳申豐者李氏之卒也紇文溫紆運及怨也怒也蓋謂心拂辭也朱云但當敬以供父之命耳悼子既為適子將承李氏之後故謂悼子為李氏下為孟孫意同他日之富不啻如李氏雖云倍之猶無不可也與廿七年雖倍楚可語意相類

將行申豐季氏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芝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飲於鴉及下同既獻已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澡之○重去聲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及旅而召公鉏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使與之齒使從燕子之禮李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敬共父命何常之有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茲而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舍也季孫喜使飲亡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舍音捨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

使為已設燕駟掌馬之官兼掌御車故曰御駟叔季孟臧邠五氏嗣宗者獨以孫稱之讎報讎也

不應得而得之則彼荷其恩故功多也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蓋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彼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也夫子謂孟孫也林注武仲作不順於先今見廢秩立鞶則知禍將及已悲之蓋有所感也其御不解而問故據理以答之此其所以為多知也

惡鳥季孫愛之愛其成志孟氏之御駟豐黠好羯也羯孟路反再二三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黠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亡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喪季孫至入哭而出口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錮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疾恥刃反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反猶藥石之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

石鍾乳礬之類或云  
 鍼也扁鵲投石是也  
 疾羨嗜為疾也夫謂  
 孟孫也按夫猶彼也  
 音扶又按閉門謬為  
 恐懼也辟乃所謂穿  
 復土除即除道路之  
 人役夫隧正所主隧  
 正屬司徒時臧氏為  
 司寇而借之者蓋兼  
 掌之  
 邾在魯東南出此門  
 最便接說文關以水  
 橫持門戶也聲類所  
 以閉也門牡也釋  
 親云妻之姊妹同出  
 為嫌註同出俱已嫁  
 也又謂之姨子謂之  
 從母但子效父語亦  
 呼為姨姨子昆弟即  
 從母昆弟也  
 食貨志元龜為蔡家  
 語臧氏守龜其名曰  
 蔡或謂出蔡地因以

生我疾也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  
 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鉅季  
 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  
 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  
 正夫隧正亦反又甫亦反音借又如字藏去聲臧孫使正夫助之  
 除於東門甲從亡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申土視  
 如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乙亥臧紇  
 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  
 及為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  
 姪大結反又丈一反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  
 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  
 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不佞失  
 守宗祧遠祖廟為祧敢告不弔不為天紇之罪不及不

為名祧亦廟也以廟  
 之兆域為名說見下

要君要約勒也  
 哀廿四年傳晉侯將  
 伐齊使來乞師曰昔  
 臧文仲以楚師伐齊  
 取穀臧宣叔以晉師  
 伐齊取汶陽寡君願  
 乞靈於臧氏周禮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  
 方之志或云掌惡臣  
 三字疑注入正文  
 東門氏在宣十八年  
 紉文聽吐定不  
 叔孫氏在成十六年

犯門犯鹿門之禁

祀言應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賈曰是家之禍也  
 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  
 遂自為也為自臧孫如防防臧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  
 知不足也言使申從亡恒慮非敢私請為其先苟守先  
 祀無廢二勳二勳文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乃立臧  
 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臧  
 孫曰無辭廢長上以少季孫所忌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  
 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對曰盟東門氏也曰  
 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盟  
 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  
 公與季孟於晉覆芳服反李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  
 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

得雋曰克

林注期約於壽舒地合戰也宿既入而又出宿也

秋文近首附近之迹非昏昨晚也昨晚受命載甲而來日未中而奔君之命不為死戰昔君怒其不從故親鼓而伐之

曾子譏晉尚受野弔則卿大夫當受之家

國之紀杞門斬關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唯居其

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晉人克欒盈于曲沃

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

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

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

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犯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

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遂挾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

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

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昏而受命日

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杞梁即莒人行成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

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

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齊侯將為臧紇田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

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寧將事之

非鼠如何乃不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仲尼曰

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確齊禍而不容於魯

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

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恕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

伐莒大水無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公會晉侯宋公

按廿一年九月十月此年七月八月連書日食孔疏引曆術極論無此理繫繫有據但杜所不言故今不

不唯婦人也如小臣庶人受野弔亦可矣禮曰君遇柩於路使人弔之註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是也杞梁妻事見孟子列女傳琴操等林注寢廟人多鼠不即以爲窟穴按前曰廟後曰寢今王宮之前殿士大夫之廳事是也或云齊侯向下讀爲長林注非鼠之所爲而何按此如訓而馮氏曰不順貼事說不怨指心說多則多矣林云上多戰功也下多多少也似鑿



復舉辨元史曆志此八月日食不入食限

傳云范出自堯至劉累擾龍夏后賜氏御

龍國於承韋至商不絕其官已廢故以國

氏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杜伯為宣王

殺其子奔晉後氏范陶唐二字名其所稱

或單或複也堯為唐侯國于中山唐縣後

為天子國于晉陽以陶冠曰陶唐氏舜封

堯子丹朱為王者之後猶稱為唐商初豕

韋彭姓其後乃劉累之後代之詳見昭二

十九年補正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

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太土其次以人

為次第也按舜下稷下文仲下據疏則宜

加之類二字按保姓受氏又見大

戴禮周語作命姓受氏秋文言立俗本

有於世二字檢元熙前本皆無之

時子西從鄭伯如晉寄託也

按昭十六年子產曰君子非無賄之難立

而無令名之患難乃且及難與患對或如

字非也何沈溺於利而不能自悟也晉語韋解云

沒貪也樂旨君子君子有可樂可美之德也此詩

所言言此君子有令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

儀父楚子荅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無傳陳鍼其廉及惡烏路反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

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

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在夏為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

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

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

諸夏盟主范氏復為興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

朽也曾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

之謂乎豹聞之犬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

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

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

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

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

也寓寄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

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

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

之則晉國貳賴時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

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

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

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

德聞音問又如字國家之基有令

德聞音問又如字國家之基有令

德聞音問又如字國家之基有令

德聞音問又如字國家之基有令

德也夫疏不敢懷貳於女之心劉云下民無懷貳於女之心也天臨之民不貳之無貳與上兩貳字對看林注今名如輿載美德而行按行之謂使德之遠聞也人等作二事為不取人財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民乎又為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須我民財以生活乎此二者孰勝也焚讀曰債債也象不燒死故訓為斃請罪焉秋文作請請罪焉云請並七井及徐上請字音情馮氏曰周禮條狼氏大夫受命以出餘事專不復請亦音情也按昏義請期亦徐音情此言欲問見伐之罪於陳故

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齊令德○樂樂並音洛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齊令名○女音汝怒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入陳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晉為晉報侵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無功而還為下吳召為討鳩起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疆其良反又居良反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遠啓疆陳文子曰齊將有寇

告之晉受言也于室晉紀論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浚取之深也閱音悅秋文基作其音基基漢書作下益古基作至基亦作至下即古其字啓疆本或作疆下文皆同附注疆疆通居良及啓疆辟疆事見韓非子新書等師古云辟疆音關疆按此人名外傳作疆致師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也即挑戰也自御疑作為御舉本作樓秋義一猶等我與彼俱是大夫無有大小眾寡之異我下鄭卿彼若卿我當下之彼若大夫我不可下之我與彼同位諸侯大夫位以國大小禮也

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戢側立反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逐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縣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黔其廉反又其今反限側留反會旱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會諸侯以伐齊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宇帥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蹀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蹀人名下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宛地名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甲下大叔對曰無有眾寡其上言在上者有常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一也言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部婁小阜口反又扶荷反婁路口反又力侯反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蹀幄帳也蹀幄帳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後食音

此蓋念語部婁說文引古文左氏作附婁亦同蓋敦然一堆之地踞謂坐其上也衣裝一作衣囊按轉大囊囊小囊林注皆下三人下車手搏楚人以投其車收禽獲挾囚虜不待二子先出二子追皆超而登車既脫楚師而歸公孫呼其字告之也向者志入前敵而馳馳入遇怯而出故不告也傳云轉乃軫字之訛詩小戎後收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備考又按轉疑作轅韓非子茲鄭子踞轅而歌可徵林注告無叛楚之事

轉而鼓琴轉張瑟反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皆取曹於橐而曹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橐古手反挾音弗待而出射犬又不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胡再不謀謂不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馳不待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召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子馮君遠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

成王定鼎于郊鄆周公營之謂之洛邑按此為靈王二十二年計靈王以襄一年即位乃往年毀壞其城故今歲為之城也韋昭云穀水洛水相格有似於鄆程鄭既得為鄆以鄉是高位欲降意下人故問自降下之道不在程鄭言非程鄭所及也程鄭小人忽問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常知其有異也按東方朔且死時諫云云武帝曰今願朔多善言怪之無幾果死亦此類也馮氏云程之問不過一患失之念非慮以下人之謂然朋斷其將死而憂大旨全在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兩句見

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是穀維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為昭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

左傳 卷十七

得知者不問問者不知既非知懼求降則純是得失惶惑不亡即死矣所謂無感而憂憂必酬之者也

按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註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與此公孫舍之異

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是也入有二例師旅則不地曰入歸復則國逆而立之曰入非此例而稱入者自外入內

記事常辭無義例諸樊卒弟餘祭立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為下書卒省文也與鄭伯髡頑同例按國雖存君

死曰滅今不曰吳子湯滅者不得其尸也與定十四年吳子還卒於陘同邑長稱公自其家僕呼之也與楚僭號縣令稱公不同

按兒為少女是為妻也一讀風隕妻為句與上句對言夫既從風風能隕允秋木允妻也從猶實也亦通往而遇石是往不濟也蒺藜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入六三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自取其困六三失位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何氏云兒為剛有石

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

之無譏釋例詳之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

己巳七月十一日公至自會無衛侯入于夷儀經誤○重直龍反

而為衛邑晉敗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衍苦且反

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

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遏音頰又音謁

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

寇不為使民不嚴欲得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齊棠

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

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

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武子筮之遇

困三三坎下兌之大過三三巽下兌上史皆曰

吉阿雀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風

隕妻不可娶也隕能隕落物者變而且其繇曰困于石據

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困于石往不

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兒

生而險者蒺藜藜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

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

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

困于石往不濟也

象又坎為棘叢而木多心故有蒺藜象坎為宮互巽為入三坎男上兌女三雖離目能祀上處離宮之外隔絕不得見大過為棺槨按廿七年傳其妻縊至則無歸矣是無所歸也死期或作死其

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發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閒伐晉也。閒音之。難。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同。公間。諛音悅。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于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且音疽。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拊音甫。反。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自殺也。皆曰。君之臣。行疾病不能聽命。聽。不能親。公命。近於公宮。陪臣于

夜行官名也。既受崔子之命。又受公命。是為二命。前有射公不中。故傳言其事。而云又執義。行疾不能聽命。行夜。但行之家。近於公宮。尤當警備。故陪臣代行夜之職。得淫者受行命。討之。不知他命。商書口實。詰柄也。願也。此口實。謂祿也。與願卦似。西仲曰。其人言既不死。難又不出。奔便當歸家。何必立於此。地然人臣。以君為歸。君既死。何者是歸地乎。養奉也。養字與口實對。已私事也。誰任之言。雖欲死。亡限於義也。林注。人謂崔子有君而自

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振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又說文。振。側留反。又子俱反。一音。計之不知他命。○干讀日。狂胡且反。隊遂絨之。賈舉州綽。邠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廢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躬。食亦反。由丁仲反。隊。直類反。僂。力侯反。堙。音因。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朝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謂弁祭服。○申。刺侍漁者。侍漁。漁取魚之官。○刪。苦怪反。退謂其宰曰。爾以祭免。祭宰之妻子。○祭音奴。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及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駿蔑于平陰。駿蔑。平陰大夫。公外廢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廢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眾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

弑之按與成十七年  
傳君實有臣而殺之  
語意同一說衆人之  
君而崔子弑之也又  
一說人更有君之而  
弑之者當死當亡已  
不得而與焉此三說  
未知孰是唯林木杜  
意故姑從之  
西仲云既不必死不  
必亡亦將用何者以  
為歸也補注此句覆  
說上文君死安歸之  
意耳

按景公母名穆孟姬  
見昭十年  
西仲云崔杼盟詞未  
終便從中截斷指天  
而誓而大官之盟無  
益亦在言外陸云崔  
慶者下本或有有知  
此盟四字者後人妄

加按此盟辭是與下無  
者字抄微也即微以  
為智之微  
林注南史氏齊史之  
在外者執往欲書之  
也古之書者必以汗  
青之簡  
縛柱變及博雅束也  
集韻重緣及卷也

命申又見哀十四年  
林注一人與一人戰  
耳  
廿七年崔杼縊崔明  
辟諸大墓注開先人  
之家藏之也側辟字  
奇事似  
或云瘞埋於北郭之  
側也非訓側為瘞埋  
翠者扇之類以木為  
之衣以白布畫雲氣

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  
為社稷○為于為友及下同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為社稷亡則亡之義謂以公若為亡死而為亡亡非其私

暱誰敢任之○暱女乙反音全  
且人有君而

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

將庸何歸○義何所歸趣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枕亡股

○枕之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

也舍之得民也○舍置  
盧蒲突奔晉王何奔莒○一子莊公黨

殺慶舍○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

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女於靈公○還音旋  
丁丑崔杼

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

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

是與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

及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  
大史

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續

也并前有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

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

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  
鮮虞推而

下之○下娶妻也○推  
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

死而知匿其暱○暱女乙反  
其誰納之行及命申將

舍○命申狹道○命申於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

能懼我○言道狹雖  
遂舍枕轡而寢○恐夫馬也○食馬而食駕而

行出命申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道廣得用故不  
可當○食馬音嗣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

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月  
四娶○娶所甲反

左傳 卷十七 十三

柄長五尺車行人持而  
從既空樹于壙中下  
車也葬是太禮備列  
軍陳若霍光葬用甲  
兵是也  
下文陳人男女別而  
累哀元年蔡人男女  
以辨皆與此同蓋男  
女分別將以賂晉也  
班辨音通晉始  
伐齊未和莊公死齊  
人以弑說方始知之  
齊既有喪師自須退  
縱今受賂未合致譏  
一說以班別累以別  
皆降伏之狀受賂還  
不譏者以其譏已明  
也又男女為賂解非  
也他日衛侯得國則  
望以五鹿與齊也

不蹕蹕止行入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儀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

晉侯濟自泮泮水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

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弑莊公說晉也說如字又音悅使隰

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男女以

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

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二十帥武職皆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

之正長帥旅也師旅小將帥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使叔向

告於諸侯告齊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

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侯

公以十四年奔齊齊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當陳

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

隧者井堊木刊隧徑也堊塞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

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遂入之陳侯扶其

大子偃師奔墓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日將巡

城不欲載遇賈獲賈獲陳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

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與其妻扶其母以

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之而

已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

魚呂反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

社免喪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

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紼而見見陳侯再拜誓首承

飲而進獻承飲奉觴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

還數所主反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

附注或云此突字本  
穴若漢攻大宛穴其  
城者故杜訓為穿一  
說突通作撲搗換猶  
衝也必改字將巡  
城甚為苦惱其蓋尹  
壘夫王其意何如  
陳氏曰獲不曰非禮  
曰不祥何也禮履也  
舍履而言祥急遽而  
欲人之易信也擁  
社示國遷也社社主  
也  
林注繫馬繯也執之  
而見者脩臣僕之禮  
按禮曰軍中無繫以  
纓拾天可也承飲軍  
中禮也令陳之司  
徒招致民人司馬集  
致符節司空檢致土  
地使各依其舊師乃  
還劉云諸官皆鄭人

五傳 卷十七 十四

在軍者權振為之未  
必正官各使其依其  
職事致之於陳也按  
此存亡國之事也  
此盟齊人不序於列  
故杜據同盟之言以  
明齊亦與盟與莊十  
六年同盟于幽傳云  
鄭成也同屈蕩名既  
見十五年  
藝文志云世本十五  
篇注古史官記黃帝  
以來訖春秋時諸侯  
大夫日知錄云劉向  
撰世本二卷其書不  
傳屈建為令尹在此  
前按居其間使楚首  
尾不能相顧成十  
六年註云墊監贏困  
也方言云墊下也吳  
地下濕又駐於此水  
雨大至民將困病

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以伐齊而稱同盟趙文子為政趙武代

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

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

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楚盟于宋傳楚遠子馮卒屈

建為令尹屈建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

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

先先至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能

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子疆曰久將墊監監

乃禽也不如速戰墊監慮水雨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

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為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

而救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

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

軍吳還逐五子至其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

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衛獻公入于夷儀

事戎服軍旅之鄭子產獻捷于晉而不獻其俘戎服將

正以服事我先王與闕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

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

公庸用字元女武王之長女胡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

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

數俸而出不將以歸

故知空獻其功也

戎服韋弁服以韎韏

為弁又以為衣裳也

朝服玄冠緇布衣素

積裳

樂記云武王克殷即

封黃帝之後於蓊帝

堯之後於祝帝舜之  
後於陳又封夏后氏  
之後於杞殷之後於  
宋故鄭玄謂杞宋為  
二王後荀祝陳為三  
恪杜乃以此言備三  
恪為通一代而備其  
數也二代之後用王



襄廿五年

者之禮至貴也舜在其前其禮轉降雖通二代之三其二代不假稱格唯陳為格耳格故也按趙陸二氏從鄭傳氏從杜孫氏曰晉人問陳之罪則數其恃楚馮凌問何侵小則指大國數折問何戎服則指文公布命各燦然有章或云授手謂敢不用兵之侵也陳大於鄭而謂之小者自晉言也按侵小猶言暴寡不必說國大小當時常語非有意義或云致罪言有罪當誅不論大小且昔疏作且夫大國一同夏殷之法也周五百里為大國林注今大國土地之多或數倍於

他桓公弟殺天子免而代

之鄭莊公因就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也逞也盡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陳命未得伐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遂者并埋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衰初危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復小何以至焉晉人

王桓王卿士○

數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色主反下同

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色主反下同

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

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

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功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仲

尼曰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定不

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

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士楚為掩為司馬

子馮子木使庀賦

子馮子木使庀賦庀治○庀數甲兵閱數甲午為掩

書土田

書土田書土地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鳩數澤鳩聚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天子若非復削小國何以至土地如此之廣按足利本後人記云一本至下有大

一說今大國數圻之地者多矣大室曰戎服輔王是卿士之職也晉文獻捷時授之鄭文也今鄭使戎服者不廢王命故也按輔王受晉獻捷即

使者也授捷者也與鄭文又獨戎服為從奮例耳論者曰子產辭多文飾不類平日

豈謂此類歟或云乃難之辭若鄭無辭晉且問罪也林注人之有言所以成其志之趨向也言之有文所以成其言之華采也

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

鄭武公莊公為周平

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

晉文色主反下同

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

士莊伯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

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謝晉受功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前雖入陳服之而仲

尼曰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雖得行猶不能及遠

晉為伯鄭

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樞機之發榮辱之士

楚為掩為司馬

子馮子木使庀賦

庀治○庀

數甲兵

閱數

甲午為掩

書土田

書土地

度山林

度量山林之材以共

鳩數澤

鳩聚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有榮辱此句出擊辭傳尤具也治之使具故訓治賈云淳鹹也疆疆緊也疆緊地之堅疆者周禮凡糞種疆緊用糞偃水為豬故為下濕使田中之水注之此原蓋謂隄防之間也說文田踐處曰町町亦頃類詩九臯毛傳臯為澤之坎衍高平而美者沃底平而美者賦與籍俱是稅也按疏記注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劉云車上甲士所執五兵者戈父戟酋矛弟矛步卒之五兵無弟矛而有弓矢巢之封疆居良友

表淳鹵

淳鹵地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淳數疆潦有流潦者計數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町原防

井衍沃

井衍沃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初以善及下平日衍有既量入脩賦賦稅○量音良又音亮賦車籍馬

賦車兵

賦車兵甲士徒兵甲楯之數使器械有食準及既成以授子木禮也言楚之所以興十二月吳

子諸樊伐楚

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十四年也門于巢門攻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輕遣政反○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射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

子門焉

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為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請

日吾見

日吾見蔑之面而已然然明名○鴈之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後行如農之有畔

許之大叔

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儀也日鳥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得恤其後也○說音悅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

思其終也

思其終也可思成思其復也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喻君以今甯子

此語已見文十八年鷹爽鳩也鷹晨風鵲屬也

所行不越於所思也

陸云說詩作閱谷也小雅小弁篇又國風谷風篇

大雅烝民篇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此所引者蓋是彼文

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實以與其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日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然然明名○鴈之今吾見其心矣

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後行如農之有畔

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儀也日鳥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得恤其後也○說音悅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

思其終也可思成思其復也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喻君以今甯子

終以不困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喻君以今甯子

終以不困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喻君以今甯子

說文弈以廿疎兩手而執之弈者戲名棋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或云弈者落奕之義按落奕即絡繹廿古拱字

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齊氏出自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七

襄經二十三年復入注扶又反君爭之爭鬪為之反千偽廢長反丁夾立少照詩

無咎其九反所祐反音而觴反式羊午匿反女力徧拜音遍之難反乃旦子少反詩照

無解佳賣反○黑纒作衰內應應對備守反手又既乘起繩證反下駟乘

上獻子時掌反督戎反丁毒帥卒反子忽訟女注音汝槐本音懷肘反張九王孫揮反張九

之傳摯音至本或作申晏父戎甫音邢公音刑牢成魯刀反一狼音郎

遠疏其居反胙業一音起駟乘繩證間大國又間如字其咎反其九其難且

欲殺申志反○今本弑下同以說音悅又於背音佩二隊徐徒行徐戶即反隘

道於懈反廷音庭本亦作庭築壘力軌辟音壁○少水地名京觀官喚晏

鼂徐音公彌長丁丈反公鉏仕居反具敵車婢世反徐吾為于偽反下

重席直恭反復絜扶又反下非復澡之早位處昌慮反朝夕字如恪居

公鉏同復絜扶又反下非復澡之早位處昌慮反朝夕字如恪居

公鉏同復絜扶又反下非復澡之早位處昌慮反朝夕字如恪居

公鉏同復絜扶又反下非復澡之早位處昌慮反朝夕字如恪居

苦各豐甄都簞反徐弗應應對焉在於度之療力召娶于七任鑄之

反所治直吏為先人其于偽反下為己請自為請為要君下同一遙反毋或

音無殺適反丁歷盍以反戶臚狹路反戶夾敝廬反力居見齊侯絕句讀以見字

讀經二十四年宜咎反其九大饑又音疑反傳以上時掌反所治直吏事

見賢遍反徐入至夏注戶雅反復為下扶又反史佚音逸周任音任寓書音寓

之賄反呼罪將焉反於虔也夫音扶下毋寧音無浚我反思俊以焚反扶云焚斃

反婢世子說悅音悅為重幣注魯為同子西相反息亮介恃音戒注蒐軍反所求

因閱悅音悅數反所主黔如淳音陬縣韋昭音射犬反徐神卑下反遐嫁常

分扶間婁本或樓小阜反扶有在幄反於角己皆乘乘車注下乘字繩證反皆

踞反俱慮轉音張衣裝囊側良反取曹反直救入壘反力軌搏人音搏

徐復踞扶又反下復討同曩者乃黨反怯也反去業之丞居力反荒浦反判五

師祁犁力兮反又公孫揮反許葺降下反如字下人反戶嫁言易反以鼓且

夫扶音亡許觀經二十五年雖背佩音傳為晉于偽反下孟公綽昌若

音本作卓使偃取之本或作辨別反彼列坎下反苦敢兌上反徒外巽下音遜中

男反丁仲風隕反子敏不可取○七住反同蒺藜疾音私無應之應對則喪

反息浪殺今本殺申志反又近於附近驟如左愁又反徐間伐間廁之難反乃且欲

重言直用別下反彼列擻說文云從手取聲字林同音子侯反服本作

股古音封具反求付鐸父反徒洛祝佗反徒河弁反皮彥監取反古銜駸蔑反子公死

難下皆同而殺今本吾焉於虔反三踊反羊寵而相下息亮反大宮

音泰注同乃軟甲一音所故復反扶又以帷反位悲虞乘反繩證知匿反女力狹道音洽

瘞反於滯埋之反無皆不踣必音七乘下繩證反自泮反普半獨使反所吏正

長丁丈反守國者如字或陳隧音遂徐又徒井埋音因木刊反若干隧陘

反古定無別下文同陳侯免喪冠也擁社反於勇而見賢遍反俘反芳夫道

反古定無別下文同陳侯免喪冠也擁社反於勇而見賢遍反俘反芳夫道

左傳 卷十七 十九

之導音遠遽以其據反子捷反在接子駢蒲賢反又子孟音隘於懈反私卒子忽反

同後駐張任反復逐扶又反復伐陳同舒鳩潰戶內反虞闕於葛反妃胡公音配本

亦今本配之長丁丈反三恪苦洛反五父佗徒何反夏氏戶雅反播蕩補賀反介恃音配本

戒音以馮皮冰反可億於力反逞勅景反億度待洛反其衷音忠開道音導城濮音能

詰起吉反相鄭息亮反以共恭音反藪澤素口反焚燎力召反之處昌慮反辨別彼列反

同埵音薄疆居良反賈其兩反同潦音老豬涉魚反尚書傳防隄防隄丁兮反小頃穎若

反牧隰州牧反步卒子忽反器械直亮反疆其居良反鷹於陵反鸛徐居反朝夕字如

匪解佳賣反亦音棋其音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八

襄公

起二十六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二十八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邾

古治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

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

而特跳此者附注徒彫反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剽匹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雖未居位林父專甲午衛侯

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衎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期方責宋向戌後期

疏凡傳却言前事者皆舉時事為驗廿四年廿五年頻年會於夷儀故言城邾以明秦晉為成在廿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邾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傳當在前卷之末而在此卷之前者傳寫失其本真也跳躍也魏晉儀註寫章表別起行頭謂之跳出傳寫一本作轉寫

左傳

卷十八

一

也但向成別有後期之責故書良霄名而不貶以駁向成也良霄雖書非舍其罪若良霄與晉宋皆與稱入則嫌向成與良霄輩同罪而其後期之罪不見故書良霄退宋班明向成有二罪也

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入則嫌向成直以會公貶之○澶市延反駁邦角反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害○瘞才何反惡鳥路反  
甯卒于楚未同盟而冬楚子祭侯陳侯伐鄭蔡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歲之成上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也言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大夫何以黜朱於朝也黜退撫劍從之從叔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暴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一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

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爭謂所行為善則惟言子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

甲乎私欲侈則公義廢○後昌氏反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及國辭辭不敬妣強命之敬妣獻公及子鮮之母○強其文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不得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及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瑗于音反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使遂見公於夷儀及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

林註淹留憂恤在於外國又云子鮮若欲踐言不過能出亡於我果何為按多行義

林註淹留憂恤在於外國又云子鮮若欲踐言不過能出亡於我果何為按多行義

之多也或云多猶賢商君傳循禮者不足多是也唯裏在家守之

剽是黑背之子成十年傳衛子叔黑背侵鄭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子叔即族也殺太子角不書蓋以不告故也趙氏云公子公孫無狝族之法蓋如叔躬之子公孫嬰齊孫子叔嬰齊耳書曰是仲尼書為叛也叛反背之辭叛判也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有地從已故稱為

猶如故夫音扶若不巳死無日矣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

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子

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

二子孫文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

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

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

角子叔衛侯剽言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

也嫌受父命無諡故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

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

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併入義可以退唯甲午

衛侯人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

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

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研騎心易公

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

朝夕聞衛國之言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

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

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研居謂剽也臣不能貳

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

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衛人侵戚東鄙

父叛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戚殖綽伐茅氏殺晉

成三百人殖綽齊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

如厲惡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雍鉏獲殖綽

雍鉏孫復愬于晉衛張本鄭伯賞人陳之功入陳在前

曹人詢林父為厲林父又以厲責子林註指殖綽為惡鬼而責其子及不之知也一說惡鬼亦報人人反不知也

叛他雖出奔地不從也則不稱叛叛是由地以生名也馮氏云以首肯見意也領說文作領點頭以應也文子本不面答甯喜聞甯喜之言遂自評論發歎與對面相答無異故言答也或在乃心在王室之在言心不在我也猶云伯父無裏言也今汝乃吾所當怨者故怨汝也負羈縻從見禧廿四年

襄廿六年  
林註子展為元帥故特享之

私卿大夫所乘者名車不名路也賜車稱路從王賜之名必是稟王之命遺人以物皆輕如重後故以路及命服為邑之先也四井為邑故八邑三十二井也按敢及猶敢當也林注遂讓而不失其班次之序

雲音于韋昭音虛附注斐樓向音秋文於婁字皆音力侯及其說近留故與樓異獨傳十八年些婁音即鉤交是也立皇頡於位而問之上高舉也下下墜也

已上下其手又柳楊其辭欲使曲證之也林注此子身之之辭或云弱擄通言被王子捕也亦通然非杜意

按嫌貪而傷國體秦必不如此也疏秦不肯其如是也按一本作秦其不然朱注勤字絕句一本鄭國屬上林注當歸功于秦不必以賂

更幣秋文無音朱注音庚乃別更幣而從子產之言

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總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

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殺所界

及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三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

產其將知政矣政知國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備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遂侵

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如字徐力俱反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

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易則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戍怒抽戈逐王子

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印董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為去聲

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在故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六月公會

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

故謂秦不爾化免之小利若曰弔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

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六月公會

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

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



此直退宋耳非進鄭也  
會之言其至會所耳  
晉將執之故使衛侯  
出也

晉侯嘉樂二君故二  
君一言澤及于已二  
言不敢遠晉皆所以  
答嘉樂也嘉如字樂  
音洛詳文三年  
命疑作令  
言晉侯有德是安我  
宗廟也

藝文志無周書篇目  
其書今在詩云馬之  
剛矣轡之柔矣馬亦  
不剛轡亦不柔志氣  
庶庶取與不疑狀文  
云將仲子兮本無兮  
字此依詩序  
此子羽非行人公孫  
揮也

名棄取見棄之義林  
注入宮夕見其母

之封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城城西北五十里有

田六十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向戌不書後也後會

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晉

人執甯喜比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

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女音汝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

氏士弱晉主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其晉

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

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大夫澤及遠

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

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各不同故拜二君辭

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曰晉君宜其明德

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

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叔向告趙文子文子

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

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晉侯

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

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

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

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

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

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騅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

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初宋芮司徒

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

以入共姬宋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

馮氏云看得甚美也  
或云尤物移入之尤  
故訓甚  
婉者巧于自結很者  
疎于內交  
內師者身為寺人之  
官公使之監知太子  
內事為在內人之長  
知之謂與楚各相  
識也狀文惠牆作曆

唯佐免我知兩人之  
排擯故也  
按太子欲召佐使請  
乃曰召而來遲則不  
及事我死矣

或云來歸也與佐約  
曰汝至於日中不自  
君所歸則我死矣  
言語亂人耳也  
氏猶家也言夫人家  
之馬也兼正為夫人  
步馬之時夫人名已  
定矣故對云君夫人  
氏也但棄本是妾左  
師欲令夫人重已故  
佯不知之夫人聞之  
懼已不得為夫人故  
自稱妾饋之錦馬也  
某使者自稱也

晉語將求於人必先  
有人焉  
声子即公孫歸生

其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姬納諸御嬖生

佐元惡而婉佐貌惡太子座美而很貌美而心很辰合

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成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

師而無寵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

客過秋則嫌楚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

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

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

其外莫其其內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恐內侍臣請往也

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反而騁

告公騁勅景反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

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得言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盟有

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

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

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過期

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左師

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君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

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夫

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曰君

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

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鄭伯歸自晉請衛使子

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

而得罪使復謝不敏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

能自安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

善也聲子朝之子伍舉子啓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

皮革諸本句張本讀  
按外傳皮革下有焉  
字蓋外傳如龜焉灼  
其中必文於其外若  
體性焉有首領股肱  
此類焉字猶之也故  
此文今讀為八字句  
所賞必有功不僭差  
所刑必有罪不濫洪

大禹謨

牟為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  
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  
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還如楚令  
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  
曰管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  
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子木曰  
夫獨無族姻乎夫謂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  
之歸生聲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  
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故夏書曰與其殺不

失錯也謂實有罪而  
失於妄免也  
言下國諸侯推命湯  
為天子也按封大也  
朱云封殖建之其福  
以及後世也命上亦  
故字觀以此可見古  
人之樂行賞以此可  
見古人之憚用刑以  
此可見古人恤民不  
倦  
莊廿年傳曰司寇行  
戮君為之不舉膳夫  
職曰王日一舉以樂  
有食注云殺牲盛饌  
曰舉又曰邦有大故  
則不舉注云大故刑  
殺也

楚軍不能持重且夜  
攻之彼不知虛實必  
然遁走  
軍猶攻也

辜盜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商頌有之曰不僭  
不濫不敢怠皇命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  
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  
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飲賜也酒食賜下無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此  
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  
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  
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療治也所謂楚人  
不能用其材也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晉人寘諸  
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  
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

不南朝于楚

林法是正也按是誤通誤審也正也韋云是理也黃丕烈云韋以是為誤省也馮氏云猶云不喜此人非矣

將戰決戰也林註凡軍中應歸者皆遣之行而縱楚之被囚者一說行寒剛反列也偽如歸役於國列之陣前使楚囚見之而逸之與禁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同似勝此是示為必死

○龜勃堯反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

又通弔反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藥書

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

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麗力馳反鄭於是不敢南

面楚失華夏則折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

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鄙音邑

六反又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

超六反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及孤疾二人役

歸一人簡兵蒐粟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楚次次舍也楚

○陳直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楚師宵潰

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

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

子子友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子友亦雍害而雍害其事巫臣不使得

之戰也

叙文鄼或作贊

子重子友一歲七奔命

上賁或作焚即越椒也

叙文歷作厭云本又作歷於甲友徐於輒反

楚語作易中下楚必歎之注中下中軍之上下也中軍有上下

見于晉語歎猶貪也鄭司農以為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

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音以為謀主扞禦

比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

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皆楚

邑譙國譙縣東北有棘亭○誰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

在遙反鄼才多反又子且反

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

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賁扶云反以為謀主鄢陵之役

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井

夷甯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甯藥范易行以誘之藥書時

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中行二郤

必克一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合此三

日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

左傳

卷十八

十八

下及新軍乃三集以  
致攻之

外傳執政不是謂湫  
舉曰女實遺之

或云弗圖言此願難  
期也

附注令其祿秩如叔  
向也外傳作倍其室

叙文冒亡報反又亡  
北反  
小人謂勇夫好戰貪  
名者覺謂目矜奮以

襄世六年

左傳

卷一

九

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僭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子友滅為僭

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

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

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

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

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

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友子孫復仕於楚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

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楚王

是故昧於一來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夫

小人之性豐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

家之利也若何從之豐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豐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

利不可從也豐許觀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

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

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於汜城下涉汝水南

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

侯衛侯以女說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

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

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

職貢於宰旅不敵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齊人城郊之歲其復齊

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烏餘以廩丘奔晉東郡廩丘縣故城是

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襲衛羊角取之

夸人靈光殿賦云佞  
奮靈以軒鬚是滿也  
足滿其性而自求成  
武勇之名稱注獲楚  
攻門者九人馮云當  
是鄭為楚獲故逞而  
歸耳當更詳之汜襄  
城縣南汜城汝出南  
陽魯縣南經襄城

補正曰討罪而取其  
女且同姓故

曲礼云列國之大夫  
入天子之國曰某士  
周礼大宰之屬官有  
旅下士三十二人小  
行人云春入貢秋獻  
功是貢時事也

廩丘蓋衛地齊人前  
取之以賜焉餘者烏  
餘大是猖蹶益見梁

左傳

卷一

九

帶之能

介被甲也取庫中之甲著之三十年介于襄庫又同凡失邑是守者罪耳非國之耻故無可諱也焉餘以廿四年奔晉廿五年范宣子卒明年始討之傳先言治之下乃述其治之

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書始行也

林注宋之盟文子之偷也

今康丘縣所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康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實

入○音音豆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取魯高魚無所識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范宣子卒范宣子諸侯

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

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

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

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是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無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叔孫

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與鄭良

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

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與非上卿故在石惡下○與呼亂反先悉薦反

又如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弒剽立衎衍今雖不以弒剽致字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起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

已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

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冬十有七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曆

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

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

烏餘以地來烏餘以其眾出出受使諸侯偽效烏餘之

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皆

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

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亦以國討為文書其名以罪喜也不以弒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書弟是兄曲也去弟是罪弟身也凡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此時魯國君弱臣強君不得有命臣之理季氏恐叔孫疆直不從己意故假君命命之也從弱君之命於理順於禮大也不比視邾滕是小事也自從自從己心也此公命雖非真也豹即以為真共敬從命則國人知公命不可違是順道也按喪邑四國也疑脫衛見上傳三國具車徒故使烏餘亦具車徒恐其驚覺又慮其眾迸散也

上諸侯三國也下諸侯天下也劉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也

附注此段與廿八年慶封來奔章甚似恐本一事重說耳僖廿四年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昭廿五年重若不克君受其名是也

十四年傳曰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蓋此時臣之父死耳其詳不可知也林父逐君宜死乃出奔而得生甯喜納君有功乃被殺納一作內沮止人為惡也勸勸人為善也賞罪既無章明何以得為止勸乎

刑法也

馮氏云從之而治其事則明己以對君故出非以不才見棄此意豈可令人知之終身不仕是記者叙事辭也獻公以廿九年復卒則子鮮之卒蓋差在其前耳前終身子鮮也後終身獻公也諸侯絕期公於子鮮本無服喪服無稅服之名稅總聲近而字改耳喪服有總衰裳故云即總也總衰者小功之總也既葬除之本無月數總於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按臣六十言臣之分當得六十而今臣已有六十矣大夫之家

美乎季慶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賊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

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衛甯喜已言其聞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稱尺證反鄘音容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不克皆死無地及臣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鮮曰逐我者出謂之孫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且鱗實使之使甯遂出奔晉只使止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

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

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象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十室又云十室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

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

左傳 卷十八 廿一

襄廿七年

九傳

卷十六

十一

邑有百乘是百乘為采邑之極此云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一乘之邑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稱一乘附注難如字下難吾助女同馮氏云弭兵文子向有此言向成攘之成名耳雖曰不可猶云不可久弭諸侯欲弭兵息民而我不可許之吾民之心必攜貳矣

大叔宋向成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盡物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五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難之乃且及下同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成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

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仲尼所以特舉此禮者以為此享多文辭言從武至者謂非晉侯命也說卦云成言于民

外傳以蕃為軍蔡輦即利而舍侯遮扞衛不行蕃為軍不設壘

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息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遺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

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遺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戊辰滕

丁卯宋向成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成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諸使

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楚君而使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士

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

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魚蔡公孫歸

左傳

卷十八

十一



襄七年

伯夙荀盈傳無明據  
按晉宮及屬晉諸  
國皆在宋城北諸  
國在西晉外東以東  
為上也林注諸國各  
以潘離為軍又曰以  
東為左

宋城 魯衛  
晉營

林注但欲以利吾事  
而已秋義利猶齊也  
定安也欲安其身用  
此三者定也信亡則  
志不立失志必死其  
死一作以死賤人一  
為不信猶尚不可況

生至二國大夫與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晉

楚各處其偏楚處南北伯夙謂趙孟伯夙曰楚氛甚惡懼

難之氣也言楚有襲晉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  
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

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

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

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

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

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二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

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

存身安信亡何以及三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

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

也斃踏也○單 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

言者不病不病者單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夫以

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僭子必莫之與也安能

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則夫能致死雖倍

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

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吾庸多矣非所患

也晉獨取信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

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

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生豹

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晉楚爭

先歃血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

從命如是則故君之

國卿也不信之人  
陪其死言無得生者  
前覆曰陪謂倒地死  
不病者不唯病害而  
已必至於死言之不  
用若食之消散故無  
信為食言說單斃  
其死斃而死也猶云  
未有不亡不病不待  
病而強死也  
夫謂宋也  
想楚人之情不應及  
是之惡  
使謂叔孫者使人就  
宋謂之也叔孫發魯  
之時未有交相見之  
議故季孫在國聞之  
慮其病傷賦重疑邪  
勝為人之私故假公  
命敦勸之也

先歃血

晉楚爭

襄廿七年

卷十八

三十一

十一

情深矣  
陳蔡鄭許下南作北  
楚公子嬰齊為蜀之  
盟諸復大夫咸在  
盟法大國制其言小  
國尸其事此盟非爭  
主備而叔向言之者  
假此以勸之耳林注  
楚同小國任晉之細  
事不亦可從其請乎  
按以楚為往晉之細  
事亦可矣朱云楚  
今自同於小國享宴  
賓旅雖多特以一人  
為客諸侯執禮燕臣  
小臣納卿大夫卿大  
夫皆入門右射人請  
賓公曰命某為賓賓  
出立于門外使射人  
納賓公降一等揖之  
劉云兼享晉楚之大  
夫不以子木為賓者  
賓唯一人出自當時

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  
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先晉去聲或如字狎戶甲反更音庚宣專在晉叔向謂  
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只之氏反非歸其尸盟也尸主  
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  
具○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楚欲推使乃先楚人書先晉  
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  
客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  
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  
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子木  
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土會賢聞於對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  
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謂魚

意耳  
林注所行之事皆可  
告人故情無所隱

范武子德上矣

紉文隴力勇反附注  
魯勇反

舜典云詩以言志歌  
以永言又見下文

紉器謂之策孫炎  
云牀也郭璞云牀版  
也然則牀是大名實  
是牀版按晉語牀第  
之不安邪抑驪姬之  
不存側邪公半作寢

據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宜其光輔五君以為  
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  
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子展伯有子西子  
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趙孟曰七子從君  
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既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  
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不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反降戶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抑武也  
反又如字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故可以主民抑武也  
不足以為當之辭君伯有賦鷄之賁賁鷄之賁賁詩鄘風  
鷄鷄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  
兄我以為君也鷄順倫反賁音奔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  
閔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第也此詩刺淫亂故  
人趙孟自謂第第也此詩刺淫亂故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  
肅謝攻召伯堂之列列

左傳

卷十八

十一

襄廿七年

不安與侍御不在側  
與此牀策即寢閣之  
義周礼天官玉府掌  
王之衽席牀第几襲  
器即是

按匪文詩作彼文六  
年傳註匪彼也

附注公怨猶云八言  
之將奮怨以為報賓  
之榮寵也疏伯有不  
臣公之所怨當自掩  
蓋而賦詩以公之所  
怨為賓之榮寵劉云  
公頭然也  
按稔熟也穀一熟故  
為一年

征師

趙孟

子產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子產賦

陽桑陽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趙孟曰武請

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印段賦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夫職趙孟曰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

公孫段賦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趙孟曰匪

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若保是言也

欲辭福祿得乎交享文字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

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叔向曰然已

後所謂不及五稔者稔年也為二十年鄭夫子之謂矣

不及五稔蓋古語見  
傳二年

反又尸氏反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

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印氏其次也樂而不

荒謂賦蟋蟀曰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公與

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

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

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

也天生五材金水火木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

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

諸侯也蔽一作斃踏  
也賞邑書之於孔子

則亡與亡由兵而向  
成以為不須用兵是  
誣也以誣入之道掩

左傳

卷十八

二十一

罕刑其字又投之於地羔裘篇何以恤我周頌作假以溢我朱傳何假聲轉恤溢字訛

繆亦稱寡使妻生子而其妻死矣

一說崔成有疾句二廢之而立明句

林注身身事也

父兄猶宗族也二人者本無血連于崔氏

在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

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亡之子邦之司直鄭詩

風司主也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成何以恤我我其收

之也逸詩恤憂也向成之謂乎善向成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疆

而寡也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

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

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子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

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

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

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吳

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慶

封屬大夫封以成疆之慶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

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殺崔之薄慶之

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

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

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

駕寺人御而出圍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

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

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

守之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

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郭姜癸復命於崔子

且御而歸之御為崔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崔

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

封當國當國秉政楚遠罷如晉泣盟罷令尹子蕩報也晉侯享

僖三十年鄰之厚君之薄也昭四年叔孫氏厚則李氏薄

他日慶封家滅猶我崔子也崔慶一也此語成讖矣新蔡女堞而守之

家家眾也崔杼時在慶封家宮覽崔杼婦無歸矣因而自殺一說辟避也襄廿五年陳侯逃墓而免亦是

吟氏云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

云三失閏不可得而考傳氏云律曆志引是年日食與傳文同又推其曆數以至漢建武皆合不以傳為謬則杜以經文為訛有理也趙汝輩以魯自在曆為杜謬說按是歲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限應食大行授時曆皆同貞享曆是朔食辰時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為在申也遠取文十一年者以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遠計之故云通計也公如楚晉霸業衰木精歲星火精熒惑土精鎮星金精大白水精辰星游云歲之不易向云

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妄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莊公齊莊公服喪○貸女鳩反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喪如字又息浪反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矢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曆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秋例言之詳矣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書名惡之鳥路反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齊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自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晉市志反

飢寒之不恤明年宋鄭皆厭民粟淫行時菑本自二事無冰不由歲星祖以此年有二事總言其占且陽氣出地發洩

為宋之盟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乙未楚子昭卒

木星本位在東東方青龍之宿故歲星亦以龍為名龍行疾而失次在下歲星福應之星今被眾勢屈是不能祐本國之象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今

三宿女虛危令人腹飢言枵腹本此枵耗聲近按以有時菑陰不堪陽二句當在耗名也下蓋錯置也註當亦隨而移彼

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

紀文宿音秀按當說如字說死廿八星曰宿日星之所宿也紀名宿宿也止宿也廿

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夏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所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

齊侯陳侯蔡侯比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

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齊侯將

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薊音計

齊侯將

襄廿八年

八舍廿八次皆謂止宿  
若未得大國所命之序但如其志之所欲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先承意志也

趙氏云大國事天子惟聘而不朝故韓起稱歸時事小國事大國乃朝而不聘故子產言會時事彼時我言蔡侯猶能改也一本今還受享絕句而傲而惰對句林注不敬出其中心不得良死必為其子所弑

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陳文子曰先事

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

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

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衛人討甯氏之黨

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碚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從才用及碚七略友 邾悼公來朝時事

也傳言來朝非宗盟宗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

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日

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

外而傲子况反後同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

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

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天子般之妻僑聞之如是

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子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

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

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

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鄭

君應來朝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

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此君之

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

象皮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

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

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

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

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

按君沈指諸侯也而此謂鄭伯當為盟時約以諸侯親自來朝而今君不來但使臣來陸云即所謂晉楚之從交相見者也

歲之不易此句如置寡君上文意殊明言汝大夫也豈得預楚國之政令乎而汝也親文草行為跋水行為涉君心楚君也非盟載之言而失信則諸侯離矣是楚之不利也小國懼楚不利耳不自憚勞也

朱云國政與君德政

上應在三三亦陰又遠而無應故凶或云迷後欲反而失道已遠故凶

楚子本意願鄭伯來朝全不顧道理唯欲復其本願

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

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上震下坤之頤三三上震下

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

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楚不幾十年未

能恤諸侯也遠者復之復難吾乃休五民矣楚不能復

禘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禘竈鄭歲棄其次

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為祭周楚惡之星紀之次客在玄

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

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

適四國未嘗不為壇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

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

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

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

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也小

各自有意見也附注惡鳥路及聘禮無設壇之法下文云先君為壇蓋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除地曰壇封土曰壇循因循也先大夫為壇受郊勞今則為舍不除草穢

舍則草舍者其以下五其字指小國說其請其二字自說也

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則以其內實遷于

召使還國故言使諸  
逃亡之人得賊名而  
出者以己情告而悉  
反之林註得賊告賊  
也邵氏云得賊猶今  
律所謂自捕得也按  
亡人能捕得他賊則  
反其身以功贖罪也  
此說以勝未知杜意  
何如  
寢室之兵杖也故言  
親近  
狄文公膳謂公家供  
卿大夫之常膳林注  
供卿大夫每日之膳  
例用雙雞知之知其  
意也  
按去子為除去義不  
必訓藏洎淮金也添  
水以為肉汁遂名肉  
汁為洎狄文又引字  
林云洎已菹及附注  
史記武紀水而洎之  
徐廣音居器及與字

就於盧蒲

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故反

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慶舍慶舍之

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

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

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

音烏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

奔今還求罷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先

公膳日雙雞卿大夫膳食饗人竊更之以鴛御者知之則去

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

洎也去起呂反藏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生盧蒲癸以

告子怒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五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

歸父生晏平仲欲與共謀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

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

言云子家析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子車曰人

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

之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

莊慶封時有此木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盧蒲癸

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兆龜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

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字從丙辰文子

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字泣乃使歸慶嗣聞之

慶封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禍作必於嘗

嘗秋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寤也子息

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陳無字濟水而戕舟發梁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字卜之無

字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叙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一奇中矣  
發發壞也  
姜知其父剛愎自用  
乃譎以其謀告之而  
激之使出嘗祭

祭主人先獻今云在  
而莫為上獻是舍使  
為之也不可以禮責  
也  
為優以誘其眾也優  
非一物而二名也今  
散樂戲為可笑之語  
是也袁淑取 文令  
人笑者題之名曰俳  
皆集今人謂數驚為  
好驚亦善之義按善  
猶多也與善食喜朋  
之善同  
費棟梁也此是屋上  
之長材椽之所以馮  
依也俗謂之屋脊俎  
壺皆祭器祝文費蒙

也在上覆屋也方言  
作旣注屋椽

入國也孟子置之  
莊嶽之間即此林注  
慶封請與陳鮑戰  
車甚沃蓋古語  
馮氏云祭食祭先所  
進殺之序備祭之今  
祀祭是不依先後之  
序也疏祭銅羹於上  
銅之間祭飲於上豆  
之間是各有處蓋禮  
食必每品各出少許  
置豆間以祭示有所  
先也附注據史記此  
事在餘祭三年注云  
餘祭以襄廿九年卒  
服亦謂句餘即餘祭  
天道福善禍淫今反  
福淫人故惠伯疑之  
附注三子之斥逐在  
二十一年乃莊公自  
為之不緣崔氏也

戰殘壞也不欲慶封  
得救難○戰在羊反  
捷矣慶舍女突告之告欲殺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  
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突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

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盧蒲姜生之且止之弗聽曰誰

敢者遂如公至公麻嬰為尸為祭慶莫為上獻上獻者先

如字又音患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優非慶氏之馬善駁馬士皆

釋甲束馬束紿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

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陳子尾抽

桷擊扉桷椽也扉門闔也盧蒲突自後刺子之王

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費費屋棟○刺

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慶繩公

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言欲算陳須無以公歸稅  
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  
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弗克及陳

于嶽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

可以鑑光鑑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

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

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吳子

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

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

為昭四年殺慶封

傳○戰子潛反

卷二十八

二正傳

襄廿八年  
傳文前後乖違注亦不明此意

晏氏辭邑又論正德利用厚生  
林注邑多厭足其欲驕後橫生故有滅亡之一說足使人足欲疏外猶以外宰猶益也  
邶殿耳林注若奔亡亦不可得宰制按林注甚矣疏人皆欲生計重厚而多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用正德以幅之使有度也  
馮氏云富从宀富聲富古福字是有幅義媿侮易也  
按各本皆作亂臣唯穆本無臣字開成石

喪當書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鈕在魯叔孫還在燕賈

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及還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多薦反亦如字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

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

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使無黜媿黜猶放也謂之幅利

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也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

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既

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崔氏大壁吾獻其極於是得之十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

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殺莊公又葬不如禮故

伯不在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榮陽宛陵縣西有黃崖水西南至新鄭城西

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溥上行潦之蘋藻言取蘋藻之菜於阿

鄭國必還為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

濟沃恐亦詩語李蘭意取米蘋詩也濟

將行嫁就宗子之家

成設祭於宗子之廟

經臣傍小書陸云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物哉卿云吾邦明經家皆除臣字不讀蓋文母不可為臣故臣為行文  
其拱者其崔杼也拱合兩手也此壁兩手拱抱之始求而不得嫌以他尸代之故傳云云言猶尚識其形知是直崔子也馮氏云此棺當即崔杼之棺蓋尸尚不可戮故尸棺于市以示戮而國人皆指目之也按亂臣十人亦見昭二十四年  
濟沃恐亦詩語李蘭意取米蘋詩也濟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成設祭於宗子之廟

襄廿八年

季蘭服蘭見宜三年  
傳朱注豈為一人  
句行也句一人謂王  
也行也言不如往楚  
時冬十二月寒將至  
故云目前飢寒猶不  
憂恤何暇為遠慮其  
後

誰何也待楚立君徐  
為之備按昭元年具  
行器是也

昭三十年傳非公且  
微過也注微明也

而為之主神猶  
享之以其敬也故可棄乎  
殺良霄傳  
及漢楚康王卒公

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  
昭伯叔  
仲帶○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適  
也適近  
飢寒

之不恤誰遑其後也  
遑暇  
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

子專之矣  
言足  
子服子始學者也  
言不  
識遠  
榮成伯曰遠圖

者忠也  
成伯榮駕鴛鴦○駕  
音加我鴛五河反  
公遂行  
伯謀  
宋向戌曰我一人

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  
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及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

同盟禮也  
宗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  
故曰禮○喪如字又息浪反  
王人來告喪問

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微過也  
微審也此後告非有  
於此發例○  
徵張陵反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八

襄傳別二十  
彼列  
泣盟  
音利又  
伯車  
音居  
傳為  
于為  
特跳  
直彫  
傳寫  
直專  
經二

十六年背國  
佩  
不應  
之應  
暴骨  
徐扶  
道二國  
音導  
拂衣  
反芳  
騫裳  
起度反本  
或作褰音

瑗  
徐于  
今殺  
申志反  
誰畜  
六反  
遂見  
賢遍反  
淹恤  
於嚴反  
孫襄

居守  
手又  
復攻  
扶又反  
領之  
本領  
易生  
以政  
大叔  
音朝  
朝夕  
如字  
負羈  
居宜反  
紕

為  
干偽  
及雩  
音于徐  
况于反  
如淳同  
婁  
音樓  
易  
以政  
別識  
彼列  
上其手  
時掌  
反下

介弟  
音界  
道囚  
音導  
抽戈  
音勑  
留  
反  
董父  
音謹  
以為請  
如字  
更遣使  
所吏  
疆戚  
居良

不得與  
預音  
為衛侯故  
于偽反  
下為臣  
注  
相齊  
息亮反  
大平  
音泰  
緇衣  
側其  
反

絜兮  
反七且  
違遠  
于萬  
宗祧  
他彫  
見周書  
賢遍  
諸隄  
徐丁兮  
反沈直  
共姬  
音恭  
而

音牆或作牆

今本亦牆

力計

復發

敢近

有共

盟

處  
音慮

聒而

活反

使饋

左師令

使者

左師謏

使

羊朱

夏戶雅 先下 嫁 娶於 子牟 為申公 為國 杞梓 則

夏戶雅 先下 嫁 娶於 子牟 為申公 為國 杞梓 則

子音 不僭 下皆同 不濫 力暫 殄 徒典 瘁 在醉 怠解 佳賣 為之 于偽 反下 為 則

飲於據 饜 本亦作 厭於 饌 仕春 朝夕 字如 救療 力召 析公 星歷 人寅 子豉 將道

徒困 易震 以鼓 釣聲 音均 徐 宵潰 反 桑隧 音復 侵 反 華夏 反 蒐 反 留

象 繩證 閱也 音悅 今 秣馬 音 薜食 音 之刑 音 事見 反 賢遍 精卒 子忽 欲令 力

反下 不復 扶又 反 四萃 反 在醉 娶於 七住 反 女實 音 為許 于偽 反下 昧於

妹音 貪冒 亡北 反 不禦 魚呂 于汜 徐扶 廩上 反 力甚 所治 直吏 介于 音 於比 必

反 經 二十七年 不與 音預 晉軟 所合 反 又 復患 扶又 倚噴 於綺 為賦 于偽 反注

同 相鼠 息亮 反 復攻 扶又 欲斂 力驗 內我 音納 本又 作納 以沮 反 止使者

所吏 誰愬 悉路 公喪 浪反 總衰 七雷 反 本亦 作一 衆 繩證 少師 詩照 欲弭

徐武 之蠹 本又 作蠹 丁故 我焉 於虔 反 下將 焉用 之焉 為介 音戒 後 折之 設

同徐 又 俎 莊呂 使舉 是禮也 沈云 舉謂 記錄 之也 黑肱 古弘 更相 音 子皙 星歷 得復 伏

反 以藩 萬元 楚氛 徐扶 斃 婢世 一坐 才卧 飲大夫 於鳴 而重 直用 反下 聞於

音問 又 事治 直吏 無媿 九位 及 之好 呼報 草蟲 直忠 召南 上照 反 觀 古豆

如字 踰闕 音域 徐 非使 所吏 反 箒 音 責 其樂 音浴 下注 及文 至 蔓 音 避 戶賣 迓 戶豆

印段 一刃 蟋蟀 所律 大康 泰音 其居 據音 好樂 呼報 反 瞿瞿 俱付 受天之祐 音 焉

往於 虔反 下政 倡賦 昌亮 已侈 字林 充 皆數 所主 蔽諸侯 必世 反 徐甫 世反

作弊 婢 無厭 徐於 娶東 七住 无咎 音無 本亦 作無 下其 朝陽 如字 一音 盧蒲

世反 弊 復告 扶又 難 乃且 吾助 女音 圍人 反 魚呂 請為 于偽 反下 注 孽 堞 其 徐

涉 經 二十八年 以應 應對 為宋 于偽 反 樛慎 音 玄枵 許驕 發泄 本洩 耗名 報呼

反 時復 扶又 北燕 烏賢 不與 音預 後賄 呼罪 圃 布五 日其 人實 勞于 力報 反

於作 而傲 五報 反 而惰 徒卧 君小 國大事 古本 無 將為 于偽 反 之休 許蚪 反 乘

皮 繩證 之難 乃且 曰女 音 汝何 與音 跋涉 白末 敢憚 徒且 之頤 以之 無應 應對

不幾 居依 反 不能 復扶 又反 下 裨寵 避支 禍衝 尺容 之分 扶問 相鄭 息亮 反

二上專 卷二十八 秋文 十九

為壇

徒丹

郊

力報

焉用

於虔

反下

焉用

作壇

宥其

音

其菑

音

怠解

反

其好田

呼報

數日

所主

見封

賢過

之難

乃且

反

今

辯別

彼列

反

相取

住七

改寤

五故

救難

外難

下同

大公

泰音

優俳

皮皆

絆之

音

介慶

音

擊扉

音非門

也

直專

門闔

反

猶援

爰音

於覺

成反

為君

于偽

反

于嶽

五角

以鑑

反古暫

必瘁

或在

醉反

食慶

嗣音

茅

亡交

鷓

尺之

刺不敬

七賜

喪羣

息浪

故鉏

反仕居

子鉏也

本或作

句瀆

音

有幅

福音

無黜

勅律

嫺

徐音

北竟

音

能令

力呈

拱壁

故公鉏者

非

音

黃崖

本又作

行潦

音

之蘋

音

藻

音

真諸

之豉

之

隙

去逆

廢好

呼報

徵過

本或作

或作

郤

廢好

呼報

徵過

本或作

徵過

本或作

徵過

本或作

徵過

本或作

徵過

本或作

徵過

